



醒客悦读

(thinker readings)

误入世界

卡夫卡悖谬论集

Franz Kafka

Franz Kafka
弗兰茨·卡夫卡 (1883—1924)，20世纪世界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
出生于布拉格的商人家庭，犹太血统。

〔奥〕卡夫卡著

叶廷芳等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谁是真正的卡夫卡？我总是尽量避免去认识他，让他保持神秘的面目。为什么要谈他？他以独一无二的、奇异的、才气横溢的作品为世人所认识就够了，为什么要揭走他这种荣誉？

——[法] 维亚拉特

如果我说出卡夫卡这个名字，人家会问我你说的是谁。如果我说他是奥地利人，犹太裔，现在是捷克人，大家对这个外乡佬会表示鄙夷。但如果我又说，他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，人家会将我当成一个无害的神经汉。

——[阿根廷] 博尔赫斯

智力使他做着绝对自由的梦，而灵魂却知道它那可怕的奴役。

——[美] E. 海勒

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。要想理解荒谬作品，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。

——[法] 加缪

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而生活上最无成就者——弗兰茨·卡夫卡的艺术与形式构成了德国表现主义献给世界的最佳礼物。

——[德] 瓦尔特·拉贝

上架建议：人文经典·心灵读物

ISBN 978-7-201-05408-7



9 787201 054087 >

定价：18.00 元

误入世界

卡夫卡悖谬论集

Franz Kafka

[奥] 卡夫卡 著

叶廷芳 等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误入世界：卡夫卡悖谬论集 / (奥) 卡夫卡著；叶廷芳等译. —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7.4
ISBN 978-7-201-05408-7

I. 误… II. ①卡… ②叶… III. 人生哲学 IV. B8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2084 号



出品策划

网 址 <http://www.xinhua bookstore.com>

丛书主编 陈德中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

误入世界：卡夫卡悖谬论集

作 者 [奥] 卡夫卡

译 者 叶廷芳 等

责任编辑 徐庆平

特约编辑 林苑中 张叶青

出 版 人 刘晓津

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(30005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邮 箱 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

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8.875

字 数 103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1-05408-7

定 价 18.00 元

1. 《培根论人生》[英] 培根 著
2. 《帕斯卡尔思想录》[法] 帕斯卡尔 著
3. 《疯狂的意义：尼采超人哲学集》[德] 尼采 著
4. 《误入世界：卡夫卡悖论集》[奥] 卡夫卡 著
5. 《他人就是地狱：萨特自由选择论集》[法] 萨特 著
6. 《西西弗的神话：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》[法] 加缪 著
7. 《以头撞墙：舍斯托夫无根基生活集》[俄] 舍斯托夫 著
8. 《穷人的美德：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》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9. 《幸福之路：贝特兰·罗素通情达理集》[英] 罗素 著
10. 《生活的智慧：安德烈·莫洛亚超凡入圣集》[法] 安德烈·莫洛亚 著
11. 《游戏规则：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》[英] 维特根斯坦 著
12. 《入世修行：马克斯·韦伯脱魔世界理性集》[德] 马克斯·韦伯 著
13. 《悲喜人生：叔本华论说文集》[德] 叔本华 著
14. 《颤栗与不安：克尔凯郭尔个体偶在集》[丹麦] 克尔凯郭尔 著
15. 《蒙田随笔集》[法] 蒙田 著
16. 《马上沉思录》[古罗马] 马可·奥勒留 著
17. 《面包里的幸福人生》[古罗马] 塞涅卡 著
18. 《有节制的生活》[古罗马] 西塞罗 著

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，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，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、绝望的个人。成为席卷欧洲的“现代人的困惑”的集中体现，并在欧洲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“卡夫卡热”。法国作家、哲学家加缪说：“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。要想理解荒谬作品，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。”

译者叶廷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，卡夫卡问题研究专家。几位译者也都是长期研究和翻译卡夫卡作品的专业人士，其译本已经成为国内阅读卡夫卡的经典文本。



制作统筹：楚尘文化

丛书主编：陈德中

责任编辑：徐庆平

装帧设计：陆智昌

总序

周国平

本丛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，按照主题分辑，按照作者分册，陆续出版的。这套丛书的宗旨是“经典文本，轻松阅读”，很合我读书的旨趣，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。

读什么书，取决于为什么读。人之所以读书，无非有三种目的。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，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，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；二是为了消遣，用读书来消磨时光，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；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，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，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。

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，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，因而是人文性质的。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，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，因而又

是经典性质的。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。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，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，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。

认真地说，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。譬如说，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。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，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，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，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。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？当然是经典，只要翻开它们，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。

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，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，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。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，然而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，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。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。

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，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，唯有图书不是。同样厚薄的书，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，价钱都差不多。更怪的事情是，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。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，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。

古往今来，书籍无数，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

选出最好的作品来。幸亏我们有“时间”这位批评家，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，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，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。所谓经典，就是“时间”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。

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。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，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，从思想史、文化史、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。这是学者的读法。但是，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，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。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，它们不但属于历史，而且超越历史，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。正因为如此，在阅读它们时，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经典属于每一个人。
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如何读经典？我的经验是，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。也就是说，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。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，刻意求解。读不懂不要硬读，先读那些读得懂的、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，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。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，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。事实上，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。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，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。不过，也请记住，经典虽然属

于每一个人，但永远不属于大众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。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，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，才能走到经典中去。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。

根据以上理解，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，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，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。

再版弁言

周国平

三年前，遵本丛书主编陈德中君之嘱，我为之写序。此后，丛书中的选目陆续出版，很受读者欢迎，我本人也喜欢。现在易名“醒客悦读”重新出版，陈君嘱我再写几句话。那么，我就画蛇添足，说一说对丛书新名称的理解罢。

把 Thinker Readings 译作“醒客悦读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音义两恰。听说最早把 Thinker 妙译为“醒客”的是我的朋友萧瀚，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。中国的屈原、希腊的赫拉克利特，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，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。众人皆醉，唯我独醒，这诚然是很痛苦的。但是，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，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。阅读经典，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其实你并不孤

独，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，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。

如果你是一个醒客，我就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，品尝与他们对话的快乐。

2007年4月2日

前言：生活在别处

弗兰茨·卡夫卡 (Franz Kafka, 1883—1924) 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。其父亲经商有道，是一家时装店的老板。他性情暴躁，对孩子通常采用压制的方法进行教育，“专制犹如暴君”，他对子女动辄就骂，既不理解孩子的写作，更不支持孩子的写作。而卡夫卡又生来体弱，性情温和，对外界的一切非常敏感，他父亲的粗暴管制在其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这使得他在其以后的作品中反复表现威权压力，一生都对这种威权保持着审慎反思。

卡夫卡小学、中学都是在德语学校度过的。1901年，他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化学，但是由于父亲的干预，他只好转而修习法律，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。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，尽管迫于父命改学法律，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丝毫没有改变。大学期间，他广泛涉猎经典名著，潜心研读斯宾诺

莎、达尔文、尼采、克尔凯郭尔、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，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，并结识了终生知己马克斯·勃罗德。勃罗德成名较早，对卡夫卡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重要影响。而且，勃罗德从头到尾都是卡夫卡的忠实读者和坚定的支持者。卡夫卡作品之能够得以面世，与勃罗德的鼓励、催促与支持关系很大。在卡夫卡去世后，勃罗德为卡夫卡编纂全集，使得卡夫卡的作品迅速为世人所了解。

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，经过一年的实习，从1907年开始，卡夫卡就到了布拉格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，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，直到1922年因病退休。公司里的工作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，他厌恶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。他多次想摆脱出来，专心从事创作，但都未能如愿以偿。

而在办公室里，卡夫卡总是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，从来没有对工作有过任何怠慢，对待同事也是非常地客气与恭敬。他的批判态度总是表现在自己的思想层面和文学创作领域，但绝对不在对同事和上级的关系中表现出来。在保险公司的15年，使卡夫卡对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有了深切的体验：穷人的胆怯、无奈和惶恐；官员的冷漠、推委和怒吼；公文履行的烦琐无意义令人感到悲哀、绝望和恐怖，这一切都无不使其心灵受到震撼，他也把它准确而又稍带变形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。办公室生活的相对平静与

个人内心生活的激烈斗争，成为卡夫卡个人生存的奇特悖谬。这种分离，甚至让现代的作家们也感到有些费解。这是深切孤独中的冷静，也表现了卡夫卡本人对于理想与秩序的看法。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说过：“国家的力量建立在人们的惯性和需要安静这两点上，但是，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那样，您今天的咒骂就会变成普遍有效的贬低人的准则，因为言辞是符咒。这种符咒在人的脑子里留下指纹，瞬息之间指纹就能变成历史的足迹。说话，我们都得注意。”“说话，我们都得注意”这种警醒，也正表明了卡夫卡对于上级、同事与领导的态度。

卡夫卡非常强调理智与秩序，而他自己也自愿遵循理智与秩序。“倘若没有每个人都理解、因而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真理，那么每种秩序都只是粗野的暴力，都是迟早要在真理需求的压力下四分五裂的笼子。”“而反过来，谁要是让周围的坏思想坏习惯牵着鼻子走，谁就是不自尊。没有自尊就没有道德，没有秩序，没有坚贞，没有促进生活的温暖。这样，一个人会像一堆牛粪那样分崩离析。他只能对那些蛆虫和昆虫有点用处。”卡夫卡不愿意跟随着流俗与习惯走，他想寻求一个和谐的社会，同时也想先从自己做起，尊重自己和其他人。

卡夫卡生性内向，不善与女性接触，但他非常渴望爱情，也曾经希望建立家庭。正如他对待办公室工作的态度那

样，在谈到家庭时他说：“没有一个中心，没有职业、爱情、家庭、养老金，这就意味着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。”他先后经历过很多次恋爱，并曾与两位姑娘先后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，直到41岁辞世时仍然孑然一身。卡夫卡的婚恋悲剧，主要是由于他不愿与世俗为伍，由于他想保持一块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。卡夫卡向往爱情，也曾谋求婚姻，但在他那里，爱情婚姻却都定位太高。婚姻与家庭的世俗性会干扰他，会惊扰他的自我反思，会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不愿放弃的东西。他与少妇密伦娜曾有过一段从未有过的热烈爱情，但当年轻的密伦娜提出要与他幽会时，他却感到这与他的爱情理想格格不入，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导致他最终把婚姻视之为“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”。

卡夫卡从小便酷爱读书，经常彻夜不眠，在其办公室生涯中，他又经常夜间写作，晨昏颠倒要了他的命。卡夫卡一生都受到疼痛、失眠和神经衰弱的困扰。终于，在1917年他患上了肺结核并开始咳血，使得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
卡夫卡生前发表作品极少，他并没有成名的想法，他觉得写作是他的忠实伴侣和寄托思想感情的工具。他除了对朗读自己的作品感兴趣外，很少对自己的作品表示满意，从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手稿示人，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发表漠不关心。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大多是在朋友勃罗德的逼迫下，怀着希望与惋惜的战栗心情交出来的。临终前，他给好友勃罗德

留过遗嘱。遗嘱说：“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，日记也好，手稿也好，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，草稿也好，等等，毫无保留地、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。”勃罗德并没有遵从这份遗嘱，相反，他长期以来都是卡夫卡价值的发现者和鼓吹者，现在更是把这些作品一一整理出来，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。

卡夫卡的一生充满着孤独和忧郁，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外来人。德国评论家龚德尔·安德尔曾有如下评价：“作为犹太人，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。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，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。作为说德语的人，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。作为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，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。作为资产者的儿子，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。但他也不是公务员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。但就作家来说，他也不是，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。而在自己的家庭里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。”身陷孤独和忧郁中的卡夫卡是痛苦的，痛苦作为他一生中品尝最多的东西，构成了艺术家卡夫卡的创作源泉。他在痛苦中创作，从创作中获得欣慰。卡夫卡犹如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外星人，一旦从自己的凝神思考中回过神来，周围满是自己不熟悉的荒诞景象。所以他说他的当务之急是审查世界。他有一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感觉。

而这种孤独感，也与他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思考有很大关系。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苦